



程伟卿

黛瓦青墙，烟火人家，梦里华县千百年来受着皮影的濡染，沉淀着风流雅逸，山河简静。有幸前往皮影的发源地华县，这是一个坐落在深山的小镇，在山风的吹送下，滋养了古老的皮影艺术。

漫步幽静古朴的街道上，正是清晨，古镇尚未醒来，初春的暖阳透过树叶的罅隙洒下，涂上一抹明艳的橘黄。穿过青石板街道，来到一处戏亭，两侧书烫金大字“灯下敷衍千古事，影中情舞乐声”。惊喜，这是皮影戏亭！徐步上前，月黄色的幕布随风恣意摇摆，与天上瓦蓝的流云相映成趣。四下一片寂静，一位老艺人走出，见了我微微一怔，轻抚银须：“孩子，晚上才演呢！”我悻悻然离开。

是夜，华灯初上，月朗星稀，在古镇上编织着流动的光与影。重返戏亭，周遭的人影嘈杂一扫而空，只有飞檐上点着几盏灯笼，散发昏黄却温暖的光。使我惊异的是，偌大的看台只寥寥几个观众。

一声锣响，我转向戏台，开演了！白色的幕布上现出人影，是一折《黛玉葬花》。“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”凄婉哀怨之音在寂静空寥的夜空回荡，黛玉将花瓣静静埋下，筑成花冢，一人独自落泪。她的一颦一笑，触动人心。一时间我仿佛便是那寄人篱下的愁女子，埋葬着愁思万缕……

伴着古琴凄然悲切的旋律，一折皮影结束了。我陶醉了，沉寂了……许久才从戏中醒来，连忙起身，快步走向幕后，老艺人们正在娴熟地整理道具，未曾注意到我。

“没人看喽，这老日的行当没人稀罕喽……”老人哀叹，浑浊的眸子里满是落寞与无奈。

“明天还演吗？”

“演！当然演！”又一个稍显年轻的声音从戏台的一隅传来，铿锵有力的腔调里透着坚毅。循声望去，昏黄柔和的灯光下，是一张沧桑的脸庞，被岁月刻上深深的线条，但显着笃定、刚强。他的目光澄澈如水，却有令人振奋的力量。

我的心头一热，仿佛一颗迷惘的心找到了归宿，总有一群这样的人，任岁月静静流逝，初心不改，笨拙而执着，生命也因此在此时光的峡谷以美丽的姿态，高傲地前行。

月光入户，树影婆娑。这一个微凉的夜晚，我看了一幕最动人的戏，明白了有些事只因某些人的坚守而存在意义，并得以熠熠生辉！

指导老师：刘杰
(淮安外国语学校2017级18班)

天空中海棠盛开

郝随穗



的时候说，能得到你的关照，自己这辈子没白活。老王死后，埋葬的那天，下雪了，送葬的人说，那是你捎来的话，你的话落在众人的身上，就像是给大家披上了棉袄。

1936年6月23日，瓦窑堡的早晨十分宁静，你坐在几棵枣树下批阅文件和电报，突然，瓦窑堡城里枪声大作，原来是国民党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地区部队高双成的86师两个营800多人，突然从石湾方向袭击瓦窑堡。你急忙让警卫员叫醒正在熟睡的毛泽东。当时危急情况下，你拒绝了毛泽东要你跟他们一起撤离的要求，直到目送毛泽东、张闻天安全出了南门，自己才撤退。这就是你和毛泽东、张闻天三人在瓦窑堡经历的历史，惊心动魄的故事早已成历史，如今瓦窑堡的老人和山河依旧记得你的从容不迫，你的舍生取义。

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。这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，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

一战线政策。会议期间，你在瓦窑堡的窑洞里认真思考发言认真做笔记，为国家的命运、为民族的统一殚精竭虑，夜以继日。“瓦窑堡会议”的召开，和你的存在，使得瓦窑堡这个弹丸小镇走进中国的辉煌史册。你在瓦窑堡曾说过，你爱瓦窑堡的山山沟沟，你说瓦窑堡的父老乡亲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上个世纪的你还依然住在瓦窑堡的窑洞里，下河滩的老乡来到你的窑洞前，擦了又擦青砖窗台，浇了又浇那棵枣树。

我记得你。我的记忆来自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。

爷爷是我的一本书，书页上写满你的名字。受苦受难的爷爷见过几个大人物，一个是你，另一个是毛泽东。爷爷说，你们在瓦窑堡的时候都是好人哪，见了老百姓，就跟咱瓦窑堡的老百姓没什么两样，吃穿一样，做人做事一样。

父亲说，你在那次战前动员会上捎来的话很情深啊，他们吃了这顿好饭，打仗的时

候士气很高，满脑子想着的就是你对他们的挂念。战斗结束了，这份挂念还在，这一挂念啊就是两个世纪的岁月，海棠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每一次挂念，都是你瓦窑堡父老乡亲绵长的思念。

我的记忆是碎片拼凑起来的一个凸显的你。

你是江南水乡的美男子，90年前你在陕北瓦窑堡——我的家乡的窑洞里住下，你把理想与信念放在这孔窑洞里，你把智慧与勇敢放在这孔窑洞里。在瓦窑堡近一年的时间里，你和你的战友小米粮下黄河，去延安到安定，这里的山水养育过你，这里的乡亲念叨着你。海棠花开过，枣花开过，你的理想与信念、你的智慧与勇敢，你的一切都在瓦窑堡的时光里得以滋养，得以壮大。

已是春暖花开，我要过了秀延河大桥，再去下河滩你的故居走走，那里有你的足迹你的身影，也有你的气息。那里的枣树上早就挂满了果实，枣红了，都是瓦窑堡人对你的无尽思念。

我仰望北方的天空，正是海棠盛开时。你在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中，你在大地和蓝天的春风中。

郝随穗，陕西子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曾获中国作协诗刊社中国诗会诗歌奖、孙犁散文奖、手稿散文奖、金剑文学奖、《延河》杂志年度奖等。

《人间》短诗选

杜思尚

(1)

晚上在小区散步
一只大狗突然冲到面前
吓我一跳
刚要抬脚
主人说
“宝贝儿，要讲礼貌”
我和狗
瞬间
都温柔了

(2)

有一天
父亲走了很远的路

坐在单位大门的台阶上
等我下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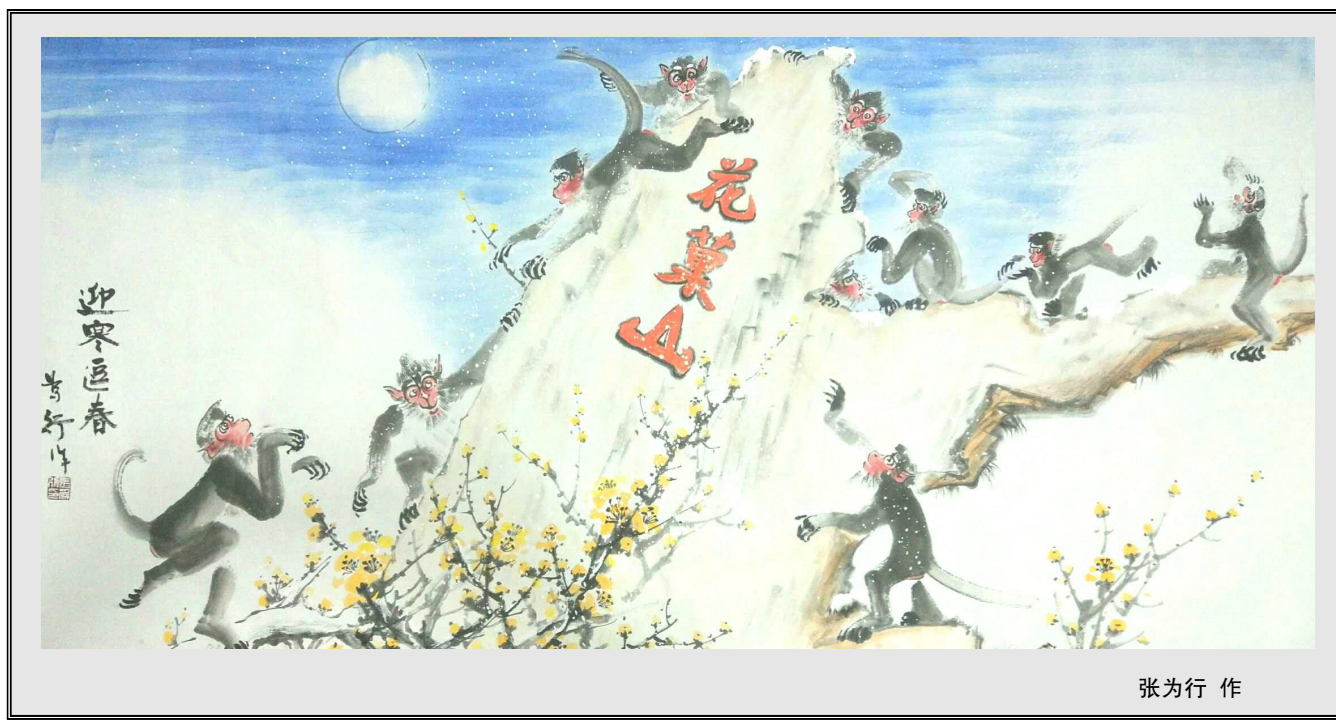
出来一个
不是我
出来一个
还不是我

看到我时
父亲激动地站了起来

我拎着包
紧紧跟在领导后面
父亲空着手
紧紧跟在我后面

他看我
坐上车
他看我
消失在眼前

这是父亲去世多年后
母亲对我说的



张为行 作

追

施向平

张平爱好文学，年轻气盛，把《少年中国说》背得滚瓜烂熟，发誓做个大文学家。他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在市级报刊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，调进市文联上班，更加踌躇满志。文联办公室和报社同在一楼，他上班时经常看到两鬓斑白的老陈到报社送稿，便对在报社工作的小王说：“你看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还要做‘文艺青年’，还想发表作品，真是老不自重！”小王应道：“世上什么人都！”两人都“哈哈”笑了起来。

时光易逝，转眼过了十年。张平努力写作，在省级报刊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，在市里也多次获奖，他将这些发表的作品和得到的荣誉证书好好珍藏起来，一方面感到很有成就感，一方面以此激励自己继续努力，向更高的目标迈进。这天，他又看到满头白发的老陈到报社送稿，忍不住对身边小王说道：“这么大的岁数了，该在家好好带孙子，或者外去到

风景区游玩，享享福，不亦乐乎，何苦呢！”小王应道：“简直是犯嫌！”他们苦笑了一下。

转眼又过了十年，张平也两鬓斑白了，感叹自己变老了，已青春不在。他仍然努力写作，终于在国家级报刊发表了两篇作品。他感到自己在文联多年，应该出更多的好作品，为繁荣家乡的文学事业作出较大贡献，以前由于生活阅历不够，许多作品内容肤浅，思想高度、艺术高度不够，需要加以补充、润色。这天，他又看到老态龙钟的老陈到报社送稿，忍不住对身边的老王感叹道：“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来跑，不觉得累吗？值得吗？”老王摇摇头说：“据我了解，老陈不会发电子邮件，是编辑同他约稿，请他送过来的！”张平听此，想想自己当年一心想成为文学大家，可现在还停滞不前，许多进步的机会都因为年龄大而错过了，心里一阵酸涩不再说什么。

求

* 短篇小说 *

转眼又过了十年，张平到了退休的年龄，要离开文联了。他此时已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，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已经出来了。他感到有很多内容值得自己去写，自己文笔娴熟，正是写作能出成果的时候，正是朝着文学大奖冲刺的时候，正是快到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时候，而面对退休感到很困惑。这时，文联组织文艺界人士为他送行。老陈也被请来了，“中国作协会员”的牌子放在他的面前。张平望着老陈慈爱的面容，觉得以前对老陈有太多的误解和偏见，站起身，恭恭敬敬地向老陈敬了一个礼。到了张平讲话了，他说道：“一个人一旦有了追求，也许是一生一世的。创作就是我一生一世的追求。我感到创作没有年岁的限制，我现在已是60岁的人了，我觉得自己在创作上还很年轻，正是在创作中大显身手的时候。我要向陈老师学习，做到生命不息，创作不止！”

继承人，族人再无从挑起事端。

父亲多次派我为爷爷送烙饼、蒸包和饺子，可奶奶家人多，他吃不上几口。后来，父亲买了酒，就让我把爷爷叫来一同喝。他话不多，但脸上堆满了笑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爷爷第一次走出奶奶家的大门来我家住。细心的父亲特意在爷爷屋里生了火炉，爷爷把欣慰写在脸上。也许倒插门生活让他养成了勤快的习惯，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扫院子。有一次我起得早，见爷爷弓着背扫地，伸手去夺他手中的大笤帚。他神秘地眯起小眼睛，看左右没人，便麻利地从衣兜里摸出两个钢镚放到我手里说：“坤，千万别让你奶奶知道！”我会意地笑了笑，赶紧把钱收起来。至今，想起那两个钢镚，仍觉得心里暖暖的。

爷爷69岁那年得的是食道癌。他一贯少言，被忽视，一大家子人都没有发现他身体有异样。直到他吃不下饭，奶奶才告诉父亲说爷爷病了。当父亲把爷爷送到医院时，爷爷已是癌症晚期。爷爷弥留之际，我从学校赶了回去。他吃力地睁开眼，慢慢张开紧攥着的一只手，心里有一块含着他体温的糖果，花糖纸皱巴巴的。那时，我已18岁。我忍不住哭喊着叫了一声爷爷，他就闭上了双眼。

转眼，爷爷去世已20多年，可那布满裂纹的两扇木门仍像黑白剪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现。它慢慢开合着，进出的是爷爷卑微的身影。

倒

插

门

若兰

门后有一个门栓外，门洞右面还有一个一尺多宽的空隙。奶奶说是晚上挡门用的。我认为那群妇女说的倒插门与大门有关，于是在奶奶用那根小腿粗，一人高的木棍顶门时，我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奶奶，什么是倒插门？”奶奶脸色骤变，严厉地冲我说：“小孩子别多事！”所以，那时候，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倒插门，也不明白倒插门对爷爷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他不快乐。

爷爷做上门女婿，并不是因家里穷到娶不起媳妇。结婚时，他与奶奶是在于家拜堂的。可婚后，奶奶与爷爷的家人不和，一气之下回娘家住。当时，奶奶已有身孕，爷爷不舍，只好做了上门女婿。

爷爷这个上门女婿实在不容易，村人指指戳戳不说，还看薛家人脸色。奶奶骄横无礼，爷爷一辈子都迁就她。由于奶奶家没有男人，他就挑起家里的重担，每

印象中爷爷很少言语，也很少笑。白天，他常穿一身黑衣，头戴白羊肚头巾，肩挎竹筐，一瘸一拐地从大木门里走出来到村北田里干活。头巾两角在他后脑勺挽成一个结，朝上的一角随着身体的晃动一翘一翘的，像为他的人生打节拍。晚上，他常坐在院子里对着夜空出神。每当我走近叫他一声爷爷，他才挑起嘴角勉强挤出几丝笑，尔后，又瞧向夜空，好像唯有月光能让他心静。我问奶奶，爷爷为什么不说话，奶奶总是支支吾吾。问父亲，父亲也一言半语。

后来，我无意间在街门口看见一群妇女头碰在一起小声嘀咕。其中一个妇女正指着奶奶家的大门挤眉弄眼地说什么倒插门。我昂起头问倒插门是什么意思，她们一看是我，惊雀儿一样扑棱棱散去了。

奶奶家的大门的确与别人家不同，除了

